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 统筹城乡发展

辽宁“县域化、产业化城镇”发展模式初探^{*}

王秀娜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之际,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 在辽宁现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 辽宁传统的工业型城市化在继续保持优势的前提下要实现新的突破, 需要壮大县域经济, 同时大力发展县域城市化, 形成新型工业化与县域城市化共同发展的合力。所以, 本文从这样一种战略的高度, 以三次产业结构布局为出发点, 分析了辽宁高城市化水平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从而提出辽宁县域化、产业化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县域化; 产业化; 城市化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05)04-0099-05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辽宁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此同时, 200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 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 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再一次重点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压倒性地位。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县域经济、城市化如何在辽宁新形势下实现有机的统一并协调发展将直接影响到辽宁的全面振兴能否实现。

一、新型工业化背景下, 城市化与三次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是指一个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工业化强调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逐步提高资本技术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 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拉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完成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首要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我国第一

次鲜明地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 并将其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这种新型工业化尤其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 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 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工业反哺农业, 推进农村产业化; 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笔者认为, 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 以城市化为依托, 合理调整和寻求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实现“五化统一”, 即, 现代化与城市化、产业化、工业化、农业化的有机统一。

然而, 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是: 全国范围内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很低, 2003年只有40.53%;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农村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 这也是制约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说来: 一方面, 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很低, 大部分农村仍旧依靠机械化程度较低的传统生产方式, 无法满足农村人口不断增长的收入期望; 加之大量耕地被占用, 大量“赤裸”的无金钱、无技能的农业劳动力主要选择了第三产业较发展的城市, 成为从事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力。但是我们发现, 他们

* 收稿日期: 2005-03-20

作者简介: 王秀娜(1977—), 女, 辽宁本溪人,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哲学硕士。现主要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 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辽宁城市经济”重点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因为缺少工业发展所需的专业技能,导致了进入第二产业发展的机会很少。在现有就业岗位缓慢增长的情况下,这部分从业者与城市中的失业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就业冲突。而且,目前看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一切“待遇”都是他们无力选择和改变的。

另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通常是同步推进,并且存在着一种交替变化的内在关系,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绕过城市化而走上工业化道路或脱离工业化而实现城市化。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其中辽宁等一些重工业城市就是典型的代表;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其中,新型工业在取代传统粗放型工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就业拉动力在相对减弱和下降。新型大工业的发展更多需要的是有知识、有技能的新兴产业工人,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与此同时,面对特定时期结构转型所产生的城市大量下岗工人,大部分“赤裸裸”的农民是没有机会可言的。

最后,第三产业与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伴随着现代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第一产业农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将呈现较为缓慢的增长并趋于稳定状态,第三产业将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十分巨大的空间。第三产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扩张。与工业相比,第三产业(运输邮电、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明显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对整个就业的带动效应,而工业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而引起就业功能的相对下降。但是,一个重要的瓶颈问题是,我国未来第三产业扩张的空间虽然很大,城市化率的提高却会越来越受制于城市就业增长。一种原因是现阶段第三产业仍旧大量表现为简单的、粗放的经营形态,而这样的第三产业在未来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将会

逐渐缩小。另一种原因,虽然第三产业发展的整体空间在未来会很大,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在城市层面上的深化发展是不够的,应该更多的扩展有形空间,在县域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上显示其重要地位和强大的拉动作用。城市化十分重要的参数指标就是非农人口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然而,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具有选择性——主要以经济收入为基础的生存和发展目标作为依据。鉴于这些富余劳动力现在的庞大数量,以及在未来将会出现的更大的规模,他们有计划、科学的合理流动将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鉴于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城市化发展与三次产业有机结合的基本途径。如果按照城市化的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推进城市化进程应该最大程度上鼓励和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进入城市。但是,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这种鼓励和吸纳应该是量力而行的。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进入城市这样的一般方式应该有所突破,在不限制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况下,应该努力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整合与优化,为经济增长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县域经济的构想,以民营经济为主,实现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

二、辽宁“县域化、产业化城镇”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实证分析

辽宁现有地级市14个,县级市17个,农业县19个,自治县8个,614个镇,302个乡。其中,资源型工业化市、县共计15个,地级市6个,抚顺、阜新、鞍山、本溪、葫芦岛、盘锦,占地级市比重为43%;县级市6个,大石桥、海城、调兵山、瓦房店、北票和凤城,占县级市比重为35.3%;还有3个县,南票、清原和宽甸,占农业县的比重为15.8%。从2003年辽宁省各市三次产业的现状与各市的城市化水平来看,笔者认为需要深刻思考如下问题:

一方面,辽宁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工业产值曾经占到了地区生产总值近70%,现在仍旧在地区总产值中保持着近50%的比重。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高工业产值主要是以资源型市、县为

支柱,而且,从1995年开始,这个比重已经出现下滑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所维持的这种相对平稳状态能否持久,它未来的趋势将会如何?从辽宁现在存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证明,就是辽宁正在思考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未来,辽宁15个资源型市、县都将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出路在哪里?辽宁新兴工业化道路将怎样走?这是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进行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很少,沈阳、大连、鞍山、本溪、抚顺五城市,农业产值的比重均低于10%,即使丹东、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和葫芦岛6个城市农业产值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比重较高,但是,它们在本地区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仍旧是很低的。在辽宁,人们通常都知道,辽宁工业产值较低的地区通常工业自然资源较少,但是,我们不禁会问,第一产业产值较低跟工业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吗?如果不是,那么又为什么会如此低呢?难道是各地区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也就是,不同程度上忽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地、竭尽全力地、以不惜牺牲环境和其他发展机遇为代价,“挖掘”工业化和工业增加的可能性?结果是:我们看到了辽宁各地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工业化产值的绝对优势,但是,这种代价是巨大的,辽宁工业今天的工业转型、资源的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落后都是昔日辉煌背后危机的真实再现。辽宁的很多地区丧失了利用其他地区部分地区的工业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今天,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仅需要新型工业形态的创造,更应该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新型农业化为补充的全方位的产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最后,辽宁城市化水平虽然从历史总平均水平上在全国处于优势,但是,各地区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以2003年为例,城市化率最高的是抚顺和本溪,分别是65.7%和66%,其次是沈阳和大连,分别是64%和63.1%,相比之下,锦州、铁岭、朝阳和葫芦岛的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朝阳只有26%。见右栏上图1。

前面已指出,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拉动力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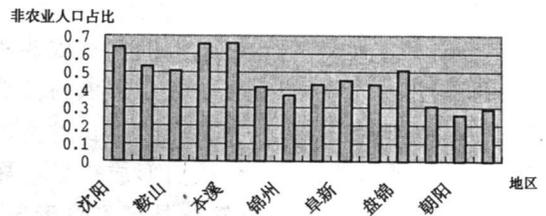


图1 2003年辽宁省各市城市化率示意图

注:地区城市化率=地区非农业人口/地区总人口

非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在地区总产值中的比重将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伴随工业发展的高技术含量,第二产业所吸纳的从业人数更注重质量、素质而不是单纯的数量。面临这样的双重趋势,辽宁的高城市化水平将会受到影响,部分城市的城市化问题将会十分突出。辽宁城市化水平能否实现新一轮的质量化提高,一方面要思考,在机构改革、产业调整中,辽宁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大量下岗失业,他们的城市贡献率是极低的,无法成为城市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的有力承担者。另一方面,曾经是主要工业增加值的一些县、市,因为资源枯竭的局限,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挑战和选择发展模式的困境,它们能否实现新的再生以及实现何种形式的再生,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新的城市品牌的创建将传统政策性主导转变为自发性和主动性创新。第三,辽西北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一直限制着当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的产业选择和优势开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辽宁老工业改造、创新与突破应该重点实现:依托辽宁基础工业优势,盘点现有市、县、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可能空间和潜在优势,走出一条产业化振兴和城市化提升的新路。作为辽宁新型工业城市化的重要方面,“县域化、产业化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具有可能性、可行性和创新性,对于实现辽宁全面振兴和协调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

县域经济主要强调在空间上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区划性的产业经济综合形态。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

县域经济,主要在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新的方式扩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空间和新领域,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和就业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市场主导型农村区域经济,最终完全转化县域经济形态,实现全面城市化。辽宁在发展新型城市化的前提下,科学地、及时地、合理地发展县域经济和县域城市化将在客观上创造如下可能性:首先,县域经济的发展为辽宁农村城市化以及早期小城镇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注入了新的推动力。其次,县域经济在新工业化的背景下将改变农村单一产业结构,以科技为先导,以机械化为标志实现辽宁新型农村工业化发展,也将实现农村综合型产业化发展模式。再次,县域经济依托城市化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实现“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期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县域可以通过接纳城市工业的转移实现工业的发展。以当地的特产资源为依托,建立起以特色产品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型工业。第四,县域经济发展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开拓了新的空间。充分挖掘传统加工工艺和技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产业化、工业化和农业化的互动统一,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完全可以依靠农村产业化发展实现就地转移。第五,伴随县域经济的功能化、特色化和整体化,在辽宁资源型城市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接续产业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特色,培育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品牌优势。最后,发展县域经济将会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生态统一。

三、辽宁发展“县域化、产业化城镇”的可行性构想

在“城镇化”这个词汇中,“城镇”是“化”的结果,“化”是建设新型“城镇”要走的一条必经之路。无论是现有城市的继续发展,还是解决三农问题,完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都有赖于科学合理运用这个“化”字,从而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现由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小城市的逐步升级。

首先,辽宁现有的城市化率较高,已经实现

资源型产业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城市尝试发展独立的区域型特大城市或城市群,以此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间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使其成为连接各个城市的桥梁并使其成为大城市功能的有益补充,最终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例如,沈阳应该以“装备制造”作为新的第二产业增长目标,带动中部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而且,这种带动的模式应该依据这些城市原有的基础优势加以整合,将其转变为依托沈阳装备制造业的“单元化”产业基地和集群。再比如,本溪一方面依托沈阳的核心产业,利用本钢改造后的现有优势,并且利用与鞍钢的接壤,形成一种链条式的钢铁产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利用县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发展县域旅游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依托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设为众多、覆盖面广的小城镇。这种城镇的规模一般不大,一般以现有建制的城镇作为基础,通过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带动周边的乡村,将其逐步地、自然地纳入城镇的范围,其存在和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为农业发展服务。例如,朝阳及其所属的农业县应该盘点地区农业发展的各种可利用优势,发展成为新型农业化城市。另一方面利用盘锦石油工业的辐射带动作用,突破自然条件恶劣的限制,重点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轻工产业。与此同时,朝阳还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区历史遗迹和历史文化,开发新型的旅游经济。

再次,曾经拥有辉煌的成绩,普遍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退化、技术设备老化落后、自然资源枯竭、缺乏后劲的城市,实现“新生”。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的客观情况,彻底转变经济发展重点,阜新通过发展现代畜牧业、现代农业实现了产业的转换,重新树立新的城市品牌。

最后,近些年,依靠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发展起来的新型县市,例如葫芦岛、东港、瓦房店等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县域经济的大好时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新型工业,吸纳周边地区和外省区农业劳动力,通过实现非农人口的长期、稳定增加,最终实现向更大规模城市的转变。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区域化、产业化”

城镇的探索; 农业化、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五化统一”, 将共同为辽宁未来的发展与振兴构建起更加坚实的立体空间。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蔡 禾. 城市社会学[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3] 中国“三农”形式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 辽宁省统计局. 辽宁统计年鉴 1999、2000、2001、2002、2003、200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A Brief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County and Industrialized Towns in Liaoning

WANG Xiū nà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r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ly industrial base and researching the new way of industrialization, Liaoning, which has a high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s to make a new breakthrough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economy of towns and to achiev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towns. By revealing the three industrialization structures,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high levels of urban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to achiev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county and industrialized towns in Liaoning.

Key words: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take a county as a center;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 裴鸿池 责任校对: 张念棠】